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〇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東坡全集(二)

宋蘇軾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六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李聯第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六十一

宋蘇軾撰

奏議一十三首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亡母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六十一

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危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為福人臣以和

睦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患而
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
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為保全之計實深為朝廷求安
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
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
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
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
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二

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
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為臺官又論臣不
合刺配杭州山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
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
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
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
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忝不早迴避所
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

顧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
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
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詳覽
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聖眷
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
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三

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
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
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為有只
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
以為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捃拾似此
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如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
廷終亦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

如今日因臣親嫻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既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早除一郡乞將上供封椿斛斛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

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四

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為一農民栖於丘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吳人雖號柔弱不為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為業百十為羣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為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為盜或得

豪猾為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辦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

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絕大悞饑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糶不免流殍蓋亦有限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五

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汹汹朝廷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即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

闕絕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腳錢出賣及賣到米
腳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
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俟出糶有餘方得
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日浩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
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
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
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
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斗應副浙西諸
郡糶米直至明年七月中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
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起時出賣所濟
不少惟望聖明深憐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六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糶米
五十萬石蒙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一百萬貫
令糶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為詞不肯收糶去年
若用貴價收糶不過每斛七十足錢盡數收糶
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糶所濟不少其發運司

官吏不切遵稟之罪朝廷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
由集今來若行臣言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
誤必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
為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以才
用為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七

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朝廷莫得
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
左朝散郎前僉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
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
有絕人者母性甚嚴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
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
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為僕妾之役
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

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遺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滙肝膽不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八

為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

楊畏并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

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其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為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擊劄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九

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僂佻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為累章不允計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

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為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適往見君錫言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忝無狀常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

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為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為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

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

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綯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

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

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

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為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

因問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

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即

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一

舉得正字今又為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城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即不知

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通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道與君錫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又語通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為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為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通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為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為觸忤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別無情理者右臣既備位從官第輒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一

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個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一

奏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
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
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
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
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二首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四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
狀申右軾今看詳前件李義修所陳劃一事中內三件
係欲開太康縣枯河及開陳州明河並不涉潁州地分
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縣界以東
江陂鎮以西地頗卑下之處難為開洩者平地築岍如
汴河例不納衆流免致溝中滿溢橫出之患所是田間
橫貫溝港兩下自有歸頭去處間或於要會處如次河
口之類可置斗門遇田間有積水臨時啟閉甚無妨也

軾今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橫貫大小溝瀆極多並係自
來地勢南傾流入潁河別無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
溢雖至小者亦有無窮之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
今義修乃欲築岍如汴河不納衆流顯是大段狂妄又
一見云八丈溝首尾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致
橋梁欲乞於合該縣鎮濟要去處創立津渡小立課額
積久少助堤岍之費軾今看詳議者欲興大役勞力費
國公私洵洵未見其可而義修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
網小利所見猥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羅
提刑李密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扶會其說而已別無
可考論其八丈溝利害軾見子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
確事件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
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潁上三縣惟有古陂塘項
畝不少見今皆為民田或已起移為永業或租佃耕種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五

動皆五六十一年以上與產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為陂

塘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為害不小看詳陳

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道積水所致今來進士

皇維清既知修復陂塘可以弭橫流之患何不乞於府

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

田地元係積水占壓之處人戶別無詞說兼亦陂塘既

修之後陳州水患自然衰減更不消糜弊公私開三百

五十四里溝渠今來維清既欲依羅朝散擘畫起夫十

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又別奪萬壽

等三縣農民產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

以興陂塘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必難施行軾

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間已稍驚疑若更

行下逐縣勘會古陂頃畝及起稅請佃年月則三縣農

民必大驚擾其事既決難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勘會

其李密學羅朝散等所欲會議利害軾見行相驗別具

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六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

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都

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同至潁州與臣會議開

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難以會議

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

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

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潁州境內諸水但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七

遇淮水漲溢潁河下口壅遏不行則皆橫流為害下冒

田廬上逼城郭歷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潁

河暮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

水不漲則一潁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

百溝亦須下入于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壅無益於事而

況一八丈溝乎

貼黃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壽州浮橋司
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潁州大水

之時淮水比當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漲積水為害

並不干淮水之事看詳崔公度所言顯是只將是年淮

水偶然不大便為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

後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問得淮潁間

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陳潁諸河永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

且陳之積水非陳

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為陳患今又欲移

之於潁縱使朝廷卹陳而不卹潁欲使潁人代陳受患

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潁州已被淮水

逆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府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

潁州則潁之受惠必倍於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

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況潁州北高南下今潁河行於

南八丈溝行於北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六

瀉下貫八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于潁河

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濶勢若建

瓴南傾入潁河而羅適欲以八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

用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

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為慮雖

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相附

會以興大役雖復起夫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億亦無

由成而況十八萬人與三十七萬貫石乎臣歷觀數年

以來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為可開

曾肇陸佃朱勑以為不可開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

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文尺是致臆度利害口爭勝負

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

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

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

一竿然後地面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

口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九

訖所有逐竿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

聽只具史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

項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潁上三縣官吏文

狀稱羅適崔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

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實切

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

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見得利害可否

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

貼黃

羅適計料八丈溝要開深一丈而汝陰縣官吏只計料八丈適亦不知據數申上其疎謬例皆如此

兼看詳羅適所上文字稱八丈溝上口岍至水面

直深二丈五尺至黃堆口與淮水面約至深十丈

有畸即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

五尺又云淮水面約濶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

不過四丈適只以此便定八丈溝下口必無壅遏

臣竊詳適若曾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謂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三

之約量顯是臆度高下難為憑信今據史昱等打

量自蔡口至黃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

年淮水漲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

五寸折除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內逆流而上

行三百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遇

淮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內壅遏不行二水相

值橫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稼

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濶二十餘里今量濶處

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漲痕

五丈三尺適又云黃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畸

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虛乃是適意欲淮面之

濶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之小則以意

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以意增損其他

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濶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水南

入潁河及其餘溝水如泥溝瓦溝之類皆可以回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三

奪八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內臣體

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脚下公私

危懼若八丈溝不能東流却為次河江陂等水所

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外更受陳州一

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為州城深患而羅適胡宗愈

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

理既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

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

知之適等不必其就下而必其常東此豈足信哉
適又云方水漲時潁河亦自漲滿不能受水則次
河江陂安能奪八丈溝而南臣謂八丈溝比潁河
大小不相侔八丈溝必常先潁河而漲後潁河而
落方潁河之不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
奪諸溝而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潁河已
先落矣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據史昱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八丈溝利開六處計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三

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係官田地
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曾計入錢糧數內又看驗
得地性疎惡合用稍樁土薄水淺地脉沮洳開未
及元料丈尺間必有水泉又難為倒填車水興功
並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令慢平溝身既
深溝面隨濶則適所計料全未是實數其一十八
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米必是使用不足

右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

未易悉數兼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勅申省狀內
及考之前史鄧父本為陳潁間田良水少而開八丈溝
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勅已論之詳矣伏望聖
慈指揮將朱勅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即見八丈溝
不可開事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
安潁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船不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三

復過潁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戶妄生異議今勘會蔡
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皆係水小據羅
適圖序云八丈溝上口岍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
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
與蔡河相通至水落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
七尺潁人何緣過憂舟船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
潁人以伸其私意

奏淮南開糴狀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據汝陰縣百姓朱憲狀伏為今年旱傷稻苗全無往淮南糴得晚稻一十六石於九月二十八日到固始縣朱臯鎮有望河欄頭所由等欄住憲稻種不肯放過河來當時寄在陳二郎鋪內當來榜內只說欄截糴場粳米不得過淮河並不曾聲說欄截稻種今來不甘被望河欄頭所由等欄截稻種有悞向春布種中乞施行臣尋備錄來憲狀及檢坐敕條牒淮南路監司及光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五

州固始縣并朱臯鎮等處請依條放行斛斗不得欄截至今未有施行回報兼體問得本州今年係秋田災傷檢放稅賦百姓例闕穀種見今在市絕少斛斗米價翔貴本州見闕軍糧亦是貴價收糴不行尋勾到斛斗行人楊估等取問在市少米因依其楊估等供狀稱問得船車客旅等稱說是淮南官場收糴出立賞錢不得津般粳米過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須至奏乞指揮者右檢會編敕諸興販斛斗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

諸興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臣項在杭州親見秀州等處為官糴上供粳米違條禁止販賣及災傷地分並不依條免納力勝稅錢於官並無所益依舊收糴不行徒使百姓驚疑各務藏蓄斛斗不肯出糴致餓損人戶為害不少今來淮南官吏又襲此流弊違條立賞行閉糴之政致本州城市闕米農民闕種若非朝廷嚴賜指揮即人戶必致失所伏乞備錄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五

臣奏及開坐敕條指揮准西轉運提刑司行下逐州縣不得更似日前違條禁止興販斛斗過淮并勘會轄下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納米穀力勝稅錢所貴逐路官司稍獲均濟仍乞速賜行下使災傷農民早行耕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又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為光州固始縣朱臯鎮官吏違條禁止本

州汝陰縣百姓朱憲收糴稻種不令過淮及取到行人
楊信等狀稱是淮南官場糴米立賞禁止米斛過淮致
本州收糴軍糧不行及農民闕種城市闕食已具事由
奏聞乞嚴賜指揮淮南監司不得違條禁止販賣米斛
仍乞勘會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五穀力勝去訖
仍已令本州一面移牒淮南提轉及光州固始縣朱臯
鎮等處放行斛斛其提轉州縣並不回報依應施行惟
朱臯鎮官吏坐到本州縣牒所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五

揮出榜云如有細民過度回運米斛不滿一碩即勒白
日任便渡載外有一碩以上滿一席者並仰地分捉拽
赴官依法施行犯人備賞錢一貫每一席加賞錢一貫
若或夜間過渡一碩以下犯人出賞錢一貫每一席加
一貫其所捉到米數却勾欄前來於本縣元糴處出糴
若係他人捉到其經歷地方勾當人並勾追勘斷以此
致本鎮不敢放過米斛又於今月十五日據汝陰縣百
姓楊懷狀為本庄不熟遂典田土得錢於淮南收糴到

納稅及供家喫用米四碩被朱臯鎮立賞勾欄不令過
淮臣又親自體問得本州寄居官戶皆言有田在光州
界內今年為潁州米貴各令人於本庄取米納稅供家
並被本處官司立賞禁止不放前來切詳逐州縣鎮若
非監司公然違背朝廷敕條明出榜示禁絕隣路餽糧
即逐處官吏亦未敢似此肆行乖戾之政須至再奏乞
賜指揮者右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多是違
條立賞閉糴驚動人戶激成災傷之勢熙寧中張能沈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五

起首行此事致浙中餓死百餘萬人臣任杭州日累乞
朝廷指揮亦蒙施行今來淮西提刑既欲收糴官米自
合依市直立定優價則人戶豈有不赴官中賣之理今
乃明出榜示嚴刑重賞令人捉拽勾欄收糴顯是強買
人物為國歛怨無甚如此況提刑司明知編勅雖遇災
傷不得禁止販賣斛斛乃敢公出榜示立賞禁絕淮南
京西均是王民而獨絕其餽糧禁其布種以至官戶本
家庄課亦不得般取喫用違法害物未之前聞其逐州

縣鎮官吏亦明知有上條及臣已坐條關牒並不施行
寧違朝廷編敕條貫不敢違監司乖戾指揮伏望聖慈
詳酌早賜取問施行少免官吏恣行農民無告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八

東坡全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六十一

宋 蘇軾 撰

奏議五首

乞賜度牒糴斛斛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潁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挾挈襁褓如流
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問得城門守把者亦云
時有此色人見淮西提刑司出榜立賞不許米斛過淮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一

一

北因此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
饑見今農民已煎榆皮及用糠麩雜馬齒莧煮食兼壽
州盜賊已漸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劫施助教家霍邱
縣善鄉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魏家賊徒
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
賊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潁
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饒李松等數人皆老姦
逋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鬪敵方欲結集規相應和近日